

寒国集

共十七

~ 16
2437
17



和
2437
卷 17-17

寒岡先生年譜卷之四

輓章

侍生李元翼

教弛經殘聖學湮斯文何幸有斯人立朝致用忠而正
建塾開來篤且純峽裡多年思不歇嶺中千里接無日
他時泉下如承誨景慕平生志可伸

又

眷生沈喜壽

西原冠冕擅于鮮奕世名臣幾葉連星岳降精迎國士
雪岡鍾異挺儒賢灰心場屋追無悶立脚彛倫誓不遷
俯讀義經編屢絕坐耽麟史榻常穿功存虛靜應超俗
學到明誠肯雜禪冥老高風真可繼陶翁正脉最堪傳

文華著外輝奎宇忠信閔中藹德淵逝彼馨香來魏闕
勤斯東帛賁林泉澄清美化甘棠下啓沃嘉猷鳳沼邊
恩重 兩朝宜粉骨禮成三讓盍歸田孤蹤已斂觀願
後尺疏還封遇遯前州郡設施思往迹江湖憂累屬殘
年兢持純熟須臾爾嚴厲和平始卒然耿耿丹衷仍卧
病蕭蕭皓髮遽登仙愛君如父能全節鼓缶而歌即順
天獨子云亡雖孑子諸孫餘慶必綿綿我於令仲非凡
契公與疇人屈好緣四紀仰山傷闊別一春瞻斗痛長
捐先碑有託終相負哀誄難工只自憐欲奠生芻路千
里夜臺歡會行隨肩

曾於聞訃之日口占一絕而哭之今并錄奉詩曰

南嶠多賢二百年龍亡虎逝亂離前只餘岡老今何
處山浦哀思寂寞邊

萬曆庚申二月下澣春生青城沈喜壽再拜哭輓近
卒寒岡老先生靈輜嗚呼痛哉

又

姪婿張顯光

山川儲淑應時全生我先生豈偶然世晚不嫌修古道
地偏誰禦作通賢志由伊洛窮洙泗業把經綸附簡篇
用捨行藏元有數斯文興喪奈關天

又

後學李好閔

築室梅花下山林講學專平生守約地刻苦用功年天
爵中仍至儒名晚更全東南先正緒百世見遺編

又

李光庭

南州鍾間氣東魯挺醇儒正學傳陶訓真源溯孔洙園
梅同臭味庭草看榮枯心上工程密閑中道德腴知行
無致力體用認相須歷試民情悅登庸邦憲扶漢期
稷高禮樂想唐虞肥遯初心遂優游與道俱病日憂國
苦忠為戀君孤牀下履還擲楹間夢忽符更誰開後學
重使哭吾徒頽眙曾偏厚懷思每自紆幽明永阻隔存
沒足嗚呼尚忍題哀輓舒殘淚已濡

又

韓浚謙

玉帛徵賢憶昔年麻衣初惹御爐烟 寧王前席延登
早當守承符將擢先恩遇 兩朝稀簡策聲名四紀動
林泉誰知白首窮研地正在顏回復禮篇

自識儒先近卅年中間湖海隔風烟承綸奏塞移書數
賜玦湘潭荷問先千聖言論窮泗水百梅消息在寒泉
平生遺恨祠堂制未辨朱門第一篇聞先生講道泗水
之上而百樹梅花乃在寒泉舊業蓋寒岡即先生取義
寒泉之名云不佞方奉質家禮往復未竟故篇中及之

又

趙振

丁卯之初冬從游亦樂中聰明推第一學問已精通兀
兀常窮理孜孜每省躬自期尋正脉畢竟託儒宗晚歲
尤勤誨斯文恐闕功愧余誠未逮慕子志相同運去嬰
寒疾裸推慟道窳裂衰辭題短幅衰淚洒南風

又

徐潛

儒宗盛南服寒暄聞其源退溪振于成師道最為尊先
生早承誨禮易尤一昨敦專精務折衷玩象探天根含章
以時出玉佩紉蘭蓀末路諸老逝學子昧本源趨向漸
乖張滅裂難具言年高德彌邵砥柱狂流蕪歸然魯靈
光風雨亦不塞懸車入山深道亨身遇屯講廟猶不倦
樞衣競登門孜孜辨義理極溺以手援伊余夙所慕東
西官房昆雖免了翁恨困蒙難開昏云何樑木壞欲哭
復聲吞茫茫立窮途此意與誰論

又

朴而章

氣魄稟天誰敢過聰明拔俗孰能同曰心孝友非由外
爲國忠忱實自中業在演經心轉小功深讀易智彌崇
清流白石供生事晴晝爐薰喚主翁儀曲暮年勤纂粹
著龜千古曠昏蒙忽驚精爽回長夜痛哭斯文喪我東

又

鄭經世

山海堂中侍燕申天淵臺上挹陽春深衣大帶端行士

正色昌言直道臣者造遽亡傷殄瘁典刑雖在漸荒養
曾聞禮部編摩就沒世猶能惠後人

三百三千禮與儀可陳其數義難知關中學者無張子
湖外先生有翼之古道未能為木鐸羣眸猶得仰金篋
山頽此日堪長慟惜陋何從問所疑

又

申湜

三達無全一代尊五賢之後幾人存高名山斗知何用
至樂簞瓢矢不護蒲辟遺書渾古跡長空霽月是還魂
龍亡虎逝公私慟泣向南天未敢言

太學書中慎獨知工程惟在審其幾關頭血戰堂堂陣
軍令霜嚴勿勿旗天爵修來人爵至私心克去道心輝
自從一二先生死無復言論講及茲

又

李晬光

天欲斯文喪公胡不永年詩書三禮學德行四科先氣
脉寒暄近淵源退老傳和容春有脚清意月無邊樂道
追顏子談經陋鄭玄一言期報國萬事竟歸田得失身
何預窮通守益堅丹心天北極白首洛東偏理勝身雖
旺年高病未痊即今無耆老後古幾儒賢篋有新成稿
床餘舊絕編淒涼函文地慘悽早梅天後死嗟誰與吾
生幸宿緣銀臺曾寵渥紫禁共聯翩形穢漸珠側材疎

愧批前

往在乙未先生拜同副承旨時
余以右承旨忝為同僚故云

開懷何款款吐

語每拳拳契潤音塵隔垂離歲月綿山頽還一夕玉折
遽重泉道義將安託推傷祇自憐空題薤露曲無路奠

靈筵

又

後學尹昉

今世無聞道學名先生獨以六經鳴大為天下東南倡
擎得人間棟柱傾俗學漸還知所向微言終不誤諸生
祇今唯有西林月萬古長空一片明

又

後學鄭時

陶山明月照寒岡獨立乾坤傲雪霜遙想溪邊吟弄處

春風依舊百梅香

又

後學李垓

禮教將衰待我公折衷諸說導群蒙門開通德文方振
人去新安道又窮筠史高名應仰斗栢臺清節想生風
袖中一瓣香猶在倘記他年范伯崇
知道非難八道難功程早透上頭關曾拋栢署飛霜筆
却把苔磯釣月竿清泗仔看重獻磨大郇誰料忽摧山
典刑何處瞻光霽書札空悲淚墨殘

又

門人崔覲

日星河岳降精芒間出人豪作世防整勅錦衣輝掩映

周旋玉佩響琳琅陳謨不道非堯舜好禮何須雜漢唐
邦國斯文俱有賴天之將喪奈茫茫

又

叅議洪慶臣

先覺凋零大道堙鴻儒繼出倡斯文紫陽正學尋遺緒
退老嘉言服舊聞耽耽經書廿卒歲閑居林野不忘君
人亡國瘁嗟何及斗仰山高曩所云泗水荒涼餘片月
佳城寂寞一孤墳廢官未遂綿鷄莫回首南天淚濕雲

又

朴慶新

泗水風烟接武夷數椽精舍半茅茨沉疴自作明時棄
殊寵曾膺聖主知歌竟魯門天不慙夢回殷殿夜何遲

嶠南極目傷心地處予獨區區為我私

又

後學李安訥

新安故宅里易簣又庚申以鄭康成姓為朱仲晦身朝
廷不一日教授幾千人扶植綱常地精忠質鬼神

箕壤千年道復明五先賢後賴先生伊川舊業真源遠
泗水新居正泓清瑞日昔曾叅氣象迷途終欲罄精誠
伽椰山折今安仰天遣吾東不大平

又

後學權盼

大名惟一斗南人間世鴻儒席上珍學本退陶傳正脉
志存伊傳濟斯民居閑樂道無憂國處獨明誠可質神

文不在茲天欲喪公今至此夢非真寒岡落月疑顏色
泗水遺風動搢紳蘭室平生欽慕意遠題哀輓祗悲辛

又

洪瑞鳳

磨礪精金積久功發揮章牘日懸空縱然遇遜名猶盛
著處觀願道不窮退隱門徒探正脉寒暄宅相繼遺風
斗南終古人無二須把星文驗貫虹

又

後學曹友仁

東來一脉到烏川接武相承有五賢繼起疇能遵往躅
先生最晚契真詮微言夙自雷龍得面命躬從玩樂傳
探賾多方非汎濫研窮造極儘精專初循階級期窺閫

漸到高明不雜玄凝定政由充積厚始終尤見眷梁堅
蓬門原憲貧何城瓢飲顏回樂更全擬答 聖恩雖暫
出動違時好便言旋皇王事業後誰試零落烟霞所共
憐橫謗尚咻雙表直衆論方正一書編英靈縱與真元
返光彩應隨日月懸勤仰斗山誠豈淺轉慙塵土撥無
緣坐孤夙尚悲窮路欲理餘音悼絕絃猶幸去年陪末
席仍消半晷寫幽悵琅然警咳俄成訣宛爾儀刑忽隔
泉已覺餘生迫遲暮倘蒙冥佑少瑕愆春回泗岸梅初
動雪盡柳川柳始妍節物漸新人事異謾將長慟寄毫
宣

又

金時讓

奎壽斯文泰運回鳳凰端為舜庭來終教袖縮經綸手
始信衣難濶狹裁泗水幾年扶鼎重儒林今夕痛標摧
遙知薄暮城邊路白馬何人解赴哀

又

侍教生李民成

天降斯賢意庸非為救時歛躬充厥積展蘊鉅於施禮
樂從先進詩書覺後知國蒙賢士澤人得大宗師漢室
尊三老虞庭足一筮遭逢不世盛進退有餘宜妙契朱
程奧羞稱管晏卑經綸窅濶久朝野起來遲藥餌須多
病精神不少衰莫楹何遽夢易簣始堪疑餘緒將何託

皇穹不慙遺儒林根抵蕩吾道綴統危大厦去高棟明
庭亡大龜餘波歸士論盛德及民彛小子今安仰蒼生
政可悲誰知憂國淚非但哭吾私泗水春光動星山旒
影移斯文終不墜天意在扶持

又

侍教生睦大欽

天地精英山澤臞堂堂文彩映冰壺春風座上蘭薰襲
霽月曾中氣像俱學究天人為士則志存經濟應時須
當年 殿陛承三接晚計田園返一區自是閑蹤甘速
屏不應明主棄醇儒神明所勞身猶健造物多猜病未
蘇生死一心懸北極阡原新塚向南隅傳家素業人誰

託加額蒼生望已孤賓館酒盃恩舊忝師門函丈禮仍
殊洞淳氣度今何在王立儀刑世更無書卷獨留文正
宅香烟欲冷邵公爐蒼蒼此理終難問哭向烏山立瞑
途

又

門人李潤雨

吾道東來後醇儒有幾人先生起南服美質自天真大
道聞溪上高山仰海濱明誠交致力敬義兩相目的韻
尋鄒魯餘波邈洛閩鳶魚觀理切精一用功純洒落懷
中月氤氳座上春陰陽窮闔闢宇宙入經綸師友淵源
正文章道德醇九重勞聘幣一起為斯民鳳棘興絃誦

鴻達式摺紳江湖十年夢出入兩朝臣進退關時運
安危係一身髮曰憂國白眉為感時顰北望頻封劄南
來倦問津樂山無樂水憂道不憂貧臯比臨函丈深衣
戴幅巾河汾追講義洙泗續言仁戶外屨常滿門前車
接輪暮年編禮說千載叙彝倫一病捐諸子期願斬二
旬林泉助哀咽草木帶悲辛小子登門日追思似隔晨
提撕常眷眷誘掖幾諄諄義定師生分情同父子親衣
冠忽長夜天地獨傷神正脉從今喪微言自此湮有疑
無與析迷路向誰詢豈為吾私哭唯嗟此道淪平生行
樂地那忍挽靈輜

又

後學金玲

溪門當日反三隅典策孜孜服聖謨理義恰猶芻豢悅
彞倫屹若棟樑扶拙遲荒野知天命表率儒林正士趨
斯道斯民俱不佑深淵龍去但嗚呼

又

趙綱

學到通天豈敢論文章餘事不須言深衣大帶人皆見
玉色春風道所存終老傳巖非我志暫調齊瑟為君息
絃歌永與晨歌斷昨夜寒梅落小園
獨尋墜緒接陶翁瀛洛玄關再闢東游刃禮家無肯綮
迴瀾學海破長風十年林下身仍老五色雲中夢不通

顏卜修文虛左待謾教人哭少微虹

跪讀先生癸丑疏愛君忠悃古何如方知特立獨行事
政自講明羣聖書威鳳藏霄餘練實白雞占夢失霞裾
同時不得隨函文天遣莊周隔子輿

又

後學柳衿

光岳千年間氣鍾儒林事業冠吾東明誠兩進精粗盡
敬義交修表裡同繩直準平程叔子川溟海納呂成公
樑摧此日將安做哭送荒原淚不窮

義玉精金間世姿擬將糠粃做雍熙誠通天地彞倫叙
道合著龜進退宜百載英靈河岳在一生忠義鬼神知

哭公揮洒千行淚只為邦家不為私

又

洪錫

先聖曾聞畫匹絹繞逾朱子指天年南遊冥海人誰並
北學陶山道益全任衆謗來心快活從吾好處命迺遭
世間事了方無憾頭上分明白日懸

又

門人朴珥衢

夫子生南紀天乎惠我東祥麟遊碧海靈鳳峙孤桐色
粹藍田玉聲諧嶰谷簫深思萬物表獨立二儀中志學
希尼父修辭紹晦翁澹然無外慕自爾覺中充查滓融
持敬清明在省躬齊心逃鬼責精義入神通後學宗師

在先民臭味同一行為政速三接被恩洪盛際頻鳴玉
危時累佩銅艱難輸悃福契合動昭融擬釀中和盛將
躋至道盍鴻冥離鷓列龍去抱烏弓訪落新承渥蔡莘
繼古風揄揚當白閣道迪傳青宮屢補山龍袞仍騎御
史駟孤忠干紫極萬事在蒼穹迢遞辭楓林禁淹留詠桂
叢畜君心耿耿憂國意忡忡但撚傷時指寧書恠字空
鳴琴在汶泗問道隔崆峒風月心長浩江山興未終行
藏從潦霽卷舒任汗隆虛室唯生白空瓢祗固窮澆書
傾鱗眼竄易點猩紅兩圍移春韭秋盤薦晚菘詩書傳
子姓名字播兒童襟韻增飄洒肯懷益裕冲暮年編禮

說數歲殫神馳今古歸商確情文得折衷夢雞呼起起
遼鶴返忽忽吾道將安放斯文永有恫遠遊孤執燭凶
問及飄蓬湖海還蕭索乾坤欲晦蒙拊心聲似震回首
事如鴻舊業餘書架殘香賸藥籠精神梅在塢顏面月
臨攏靈駕回悽慘佳城悶鬱葱皇天亦為泣三月雨溟
濛

朴而立誣告時本刑為先生伸寃元庚戌

伏以一國之事未過乎善與惡而其所以應之者亦不過
好與惡而已好之而協人心之所同好則其好也未嘗不
正惡之而合人心之所同惡則其惡也未嘗不正是以
惡者必施惡之之刑然後懲惡之防立而一國之為惡者
有所懲焉善者必加好之之誠然後勸善之標明而一國
之為善者有所勸焉為善者勸而人皆知善之可向為惡
者懲而人皆知惡之可背背其惡向其善而善惡之途如
黑白之判國是由是而有明好惡以之而得正其或善善
而無好之之誠惡惡而無惡之之實在所當好而未知善

之所以好也處所當惡而未知惡之所以所以惡也則是非顛
倒邪正混淆所好失而其弊必至於好人之所惡所惡垂
而其弊亦至於惡人之所好其不至於拂人性逆天理而
國是靡定禍敗隨之者幾希伏惟殿下少垂聽焉今夫鄉
人朴而立性本亮隱心又悖惡其在弱冠之年攔入文園
之場投石作亂歐罵考官至被刑杖竟配郵卒猶不懲文
到老愈甚同井之人視若稷隴而絕之者久矣頃者又肆
梟獍之虐誣毀斯文鄭述張浮駕誣指無構有飛謀釣誘
無所不至奚翅噬狗之吠獐惡鳥之嚇鳳而已嗚呼鄭述
之學之正其所傳者有自來矣自少慨然有求道之志往

來受業於先臣文純公李洗學問精明踐履敦篤待人以
和接物以誠所向者道義而功利之說不能濟也所主者
忠敬而言行之間皆一致也蓬葦環堵居之裕如簞瓢屨
空處之泰然夫豈有一毫營生之計亦豈有一毫非理之
行其行已處世固無間然而惟一而立便生媚嫉之心敢
為賊害之計始加逆名莫售網打之亮謀則摺摭虛偽必
欲傾陷而後已其為亮慘莫邪為下其曰豪右也陰險也
殘忍也者一鄉之曾所未聞而而立乃敢譁張為幻萋斐
成文以此不近之言至涸殿下之聽誠所謂欲加之罪何
患無辭者也如許等事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鄭述為之

乎如使鄭述苟有毫毛未盡之事則臣等雖汗既非一二
必不知阿其所私而厚誣殿下也又以鄭述指為無君云
夫諒闇之初不可殺戮之言同腹之間當全私息之疏是
固出於愛君之至誠而欲置殿下於無過之地也今反執
而為諱歸之於無君者是果近理之說乎此則殿下之所
嘗洞燭而國人之亦所共知也嗚呼孔聖不免於伐樹鄰
孟猶戒於啟害後古聖賢未能保一世無一人我思則鄭
述之見毀亦無足恠矣第以去草萊所以長嘉禾剪荆棘
所以養芝蘭則固宜審克是非閱實曲直推善善之心而
與正推惡惡之心而斥邪如物之妍媸莫逃於鑑空若物

之輕重難掩於衡平則而立構捏之情狀立窮而畢露比
如夏禹之鑄鼎而魑魅莫遁大舜之四罪而天下咸服雖
未正兩觀之誅尚可施八刑之糾而今茲備忘記有病風
妄詈置而勿問之教此臣等之所以失望而鬼域之所以
彈冠也嗚呼以聖上天地之大度河海之洪量獨有所見
審知不合施罰揆之以國家懲惡之典則失刑甚矣臣等
恐漢網之踈濶將自此而日甚周綱之陵遲亦因茲而漸
滋終至於刑政之紊亂而國無以為國矣如使而立實為
狂惑而喪心病風而妄詈則雖曰置之而勿問可也治之
而不治亦可也人皆知而立之無是疾也而自聖上下如

是之教是何殿下之於善善獨無好之之誠而殿下之於
惡惡乃有護之之迹也臣竊恐後此以後檢小之欲害賢
人者必以此為媚嫉之嚆矢而醜正惡直焚良鋤善以之
而貽士林之禍以之而致國家之亡終乃自諉於病風矣
嗚者未必非殿下之此言為之口實也其為後日賊賢之
孽庸有紀極而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嗚呼而立之疵毀鄭
述其與徐嘉之乞斬朱熹同一機開而殿下之臣無有如
謝深甫之抵書于地則推勘糊塗之觀察獻議無據之左
相實謝深甫之罪人也而負繩紉之責者效三緘而膠口
居論思之地者無一言之矯非是宜高遜之士深藏不市

而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不欲願立於殿下之朝
也嗚呼昔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
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
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昔漢元帝知
蕭望之之賢而不能進知弘恭石顯之奸而不能遠馴致
漢業中衰卒莫之振此二君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不
可謂之不智也然徒知善善而不知好之則是無貴於知
善也徒知惡惡而不知去之則是無貴於知惡也此所以
為善者怠而不能自立為惡者肆而得以成朋其害終至
於遂亡其國也嗚呼殿下勿問之教或者近之此臣等之

所以不能無憂明危治之過計而欲其德治其充隱也如
蒙殿下鑑前古聖賢之受垢諒郭漢三君之表已明示好
惡之正昭雪斯文之累使鄭述卡誣伸屈而荐加好善之
誠以培儒林之氣俗而立吹毛拓賢而快施懲惡之典以
警恠鬼之輩則人皆知為善之可樂而履仁侃訖之士備
然振作人皆知為惡之可惡而尊賢疾惡之儔蔚然興起
白駒無噬於豺虎丹鳳免噪於鴟鴞東海之漁父必有盍
歸之志而南陽之卧龍亦有幡然之起矣臣等無任激切
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一道為先生伸冤疏 庚戌

伏以逆之為名在國為亂臣在家為賊子常刑之所不貸
人人之所共誅故天下之惡無大於此而臣子之所不忍
聞者也聞之猶且不忍况以此名加之於身乎是故受此
名者與以此名誣人者其罪相當以此名誣人者終不能
使彼見誣而陷於自誣則以刑彼者刑此實古今討賊之
通義是豈特嚴誅亂之法哉亦欲以杜陷人之門也安有
誣人以大逆之名而獨漏其射人之影息也哉若既以受
此誣者為不可罪而不以誣此人者為可罪則臣等恐陷
人誣賢之輩自幸其逃罪而無所畏忌搆捏羅織之徒將
接跡於後日矣臣等伏聞星州居朴而立詆辱前參判臣

鄭逵既無所不至甚至於搆之以逆名鄭逵既受此名則在法當死矣鄭逵不死則而立當死矣而殿下以而立為病風令勿問臣等固咸仰殿下好生之德與天地同仁而欽恤之心遠出於堯舜也嗚呼起鄭逵則問而立矣不問而立是信鄭逵也鄭逵先朝之老臣也先朝之所授殿下而殿下倚以為重則知鄭逵者殿下也其人之賢否臣等不敢議也逆名天下之大惡而一鄉不之信一道不之信一國不之信上至於殿下不之信不惟不之信終之以不之問不賢而能如是乎然則殿下之於而立其勿問者以為鄭逵安有此理云則殿下之於鄭逵知之果深矣

信之果篤矣待之果厚矣殿下以鄭逵待鄭逵而不以而立治而立此臣等之所以不避越俎之誅敢陳沐谷之請者也蓋而立以為陷人之機寔莫逆名若也有罪無罪玉石俱焚者前古同然吾之言一發而得則因之以打盡不得則諱之而全生只欲陷賢於逆名而不知自陷於惡名吁亦慘矣幸而其言發於鍛鍊未至羅織未密之先故殿下猶得以不問不幸發於殿鍊已至羅織已密之後則殿下雖欲不問鄭逵鄭逵其不以死自白乎而立之陷鄭逵必欲致之死也而鄭逵之不死賴殿下信之之篤也使鄭逵不見信於殿下則此日之事言可爽心安可以鄭逵之

見信移之於而立而諉之於不足刑乎不問雖出於并生之聖量而不刑亦恐失於反坐之玉法也鄭述之以見信於殿下而受恩於見誣則宜矣而立何所見信於殿下而遭刑於誣人乎決不可以不罪無罪之鄭述并貸其當坐之而立也嗚呼仁不可混施恩不可益加安可以好善之仁施之於當惡之惡安可以赦無罪之恩加之於當戮之人乎若以參聽各人有嫌於桀而稱其所不言之說為然則天下安有先自陷於逆名置吾身於不道之惡而欲為陷人者哉若以所言出於病風喪心為疑則所謂病風者如狂如癡如瞽如聾喜怒無定言語失序不辨皂白者云

爾今而立所言非偶然一發而還請者也隨後所供捏造無形不遺餘力納之罟獲極其陰慘言雖似諱而案其告寔者無異是所謂病風者所為乎陷人大惡之言出於其口羅織欲殺之計終至於如此則周官造言之刑有不足懲而王法反坐之律在所難逃伏願殿下毋毀成憲以除元兇今若置而不刑則今日之鄭述雖荷殿下之聖明而無辜辨釋後日之而立亦幸殿下之好生而滔滔焉陷賢是事則殿下之賢人皆將不保其令名矣臣等之憤而立雖出於鄭述之為可尊為可師而殿下之治而立不必以鄭述為之輕重但當以陷人之法坐之九人之陷尚必坐

之况於鄭述乎而立時年六十一而冒籍之供出於其姪
不是病風而當計之論出於士林臣等未如本道監司能
將此曲折備聞於上欺臣等伏見星州儒生鄭俊敏等上
疏聖批則殿下以而立年過七十意者而立冒籍之案其
未達於上欺前者儒生李彥等疏陳其而立冒籍之由則
殿下已知其而立之為六十一而猶不之罪臣等竊惑焉
而立既以冒籍而蒙宥則臣等未知殿下以而立為老妄
會毫不省人事不足數而赦之欺若是則老者皆可為惡
而先王之法不得行於老人欺臣等伏聞 國典有曰
年滿七十者據衆證定罪若然則朝家制法之意雖不以

刑訊加之於老人而衆證故一則流放竄逐之刑亦不以
老人而廢之者蓋可知矣使而立雖為七十而朝家之法
固不可不加况時年六十一而強壯擗惡者乎年為六十
一而寬之以七十謀為陷賢而貸之以喪心使之益肆其
暴日增橫逆之氣而兩朝儒臣終不免殘頂之嘆則在殿
下待大臣之道亦恐其有所未盡也且監司辭伏結尾有
伏見本道儒生等通文則以臣為牽情曲庇於朴而立使
在下之公論有所未達臣不勝驚惶震慄之至去去臣等
得聞此狀不勝駭懼之至以伏辭觀之則有若臣等致書
于道主然豈有是理哉臣等竊悶其公論之未達而果為

通文通告士林欲封一疏請罪而立則事係本道不能無
如此之議而非但自念其有傷於士風抑恐其語侵王人
案有所未安於體面故不敢必達焉殿下必欲聞其詳則
臣等不難於效舉而臣等之所恨者非恨其監司之不聞
也憤而立之冒籍也非憤其冒籍也痛元兇之見原也非
痛其見原也悶 王法之不伸也 王法一屈則朝多虺
蜴而國無全賢臣等之憂至此極矣而殿下之憂則其亦
有大於臣等者矣書曰自作孽不可活而立之謂也殿下
當以自作孽者之不當以病風救之矣若其當初誣辱誣
賢之原則大賢之與大惡同居水火冰炭之有不足喻其
相反矣臣等固不敢舉此舉彼有者較其曲直者之然嗚
呼而立所言出於病風而為不足效果若殿下之所念則
臣等亦人耳豈忍強請其罪啓吾君好殺之心而傷吾君
好生之德哉伏願殿下一以哀大賢之受誣一以懲元惡
之易種肆諸市朝以昭王法不勝幸甚

李昌祿逆袁時本州儒生為先生伸寃疏乙卯

伏以舉義討賊臣子大節乘時釋憾凶人常態乘此討賊
之時逞其釋憾之計者此宗凶人之尤甚者也其心陰慘
尚忍言哉臣等不幸與大逆李昌祿同鄉臣等又不幸被
兇人朴而立誣陷臣等不勝痛慘仰陳殿由伏願聖明垂

仁採納焉嗚呼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鄉
允有血氣者孰不心駭骨痛沐浴請討乎今此討逆顏末
已具於臣等三十六人呈書之中業已聖明之所洞燭固
不待臣等之纓纒第而立所上之疏傳者以為招接當初
黜鄉一事鍛鍊排誣云臣等未見其疏雖不知其中措語
之如何是不過乘一鄉不幸之機思報宿昔未釋之憾者
也請先陳昌祿黜鄉之由後及而立排誣之端蓋昌祿克
逆之文出於傳聞故必的知克文中辭說然後討之則我
得辭直而義杜賊亦服罪而無辭以得見克文其否及覆
詢問于鄉會諸人則皆曰未也於是告官黜鄉之論紛紜

未卒竟及從多一會百餘人定為黜鄉完議詳加訪問如
得案狀即當告官討賊云云而同典著名之後齊往克問
毀撤克巢而散矣越翌日臣宋遠器等傳聞宋周賓的知
克文即告于官設策請捕而罪人斯得已明典刑則告官
前一日姑為黜鄉者正所以不忍一日之典共鄉井也寧
有一毫容護之念乎其間曲折可質神明而人之凶極乃
如是耶夫而立之挾憾於臣等者粵自庚戌之歲而舍沙
窺影非一朝一夕矣臣等之鄉有前叅判臣鄭速乃一世
名儒兩朝徵士其平生行己大節無愧古人而彼而立特
陰險一恠物也居同一邑水火相反事事生猜詆毀詬罵

無所不至一鄉之人憎其媚疾施以鄉罰則兇惡之性益肆悍惡更以不忍言之說又加於鄭述于時遠近齊憤抗疏叫闈聖批溫下兩各辭釋而而立之謀害鄭述益未嘗一刻忘于懷也今乃指斥鄭述全息之說以為昌祿有所見聞於此而做出兇文既以擠陷鄭述又以排誣臣等臣等之所以被誣者曾為鄭述辨誣時或參出文中或預公事負或為之疏頭故磨牙鼓吻思欲打盡於一網者也大抵臣等討賊之舉昭然有可考者前七月初九日出文舉義十二日大會鄉人十三日毀家黜鄉十五日秘密告官十六日兇賊鮑捕十九日呈書本官請問參看究詰兇文

遂使兇賊鮑伏天誅一鄉快之隣邑避之咸謂庶雪臣民啗肉之憤矣及自上有追告措捕有勞者查覆之命則當初鄉會時欲為告官者妄意思賞之或及二三貪鄙之輩遠生爭望之心乃曰我輩初欲告官者當為第一云而其一乃而立壻李榮春也臣等恥此輩相較乃於查覆之中許以首書曰鄉會時初欲告官抗議者某某此固不欲與之爭而俾遂其欲也而立猶恐其壻之不得為首切乃敢詆詬黜鄉之人褒揚欲告之類一以為自己釋憾之資一以為其壻希望之地其言之兇慘其心之巧險吁為極矣若以彼輩心事言之則初雖以告官為言而終焉署名於兇

議黜鄉之文齊往於毀撤兇巢之舉小無赤幟之違而後
為貪功所使陰嗾而立上此兇童至使討賊之人反蒙護
送之召臣等竊痛焉而况而立此邑人也凡有逆戾雖在
隣境義當請討之不暇彼而立父子坐見臣等討逆於一
境之內而終始不參視如秦越今為其婿羅織誣訴將陷
臣等於不測之地若為昌祿報仇者然護逆之案渠自有
之而無所逃其罪矣臣等竊恐不罪此人則無辜而枉死
者有之無功而妄希者繼起伏願聖上廓高明之照奮乾
剛之斷以正鬼域之罪以雪臣等之冤不勝幸甚

東岡先生年譜卷之四終

